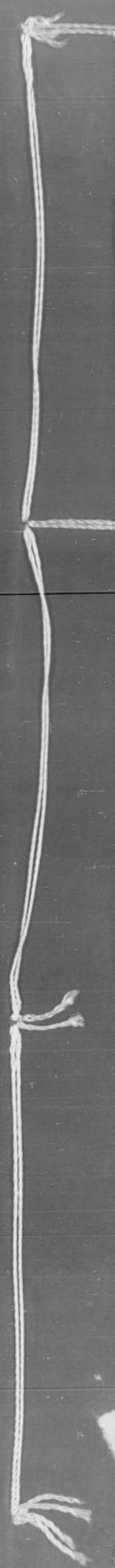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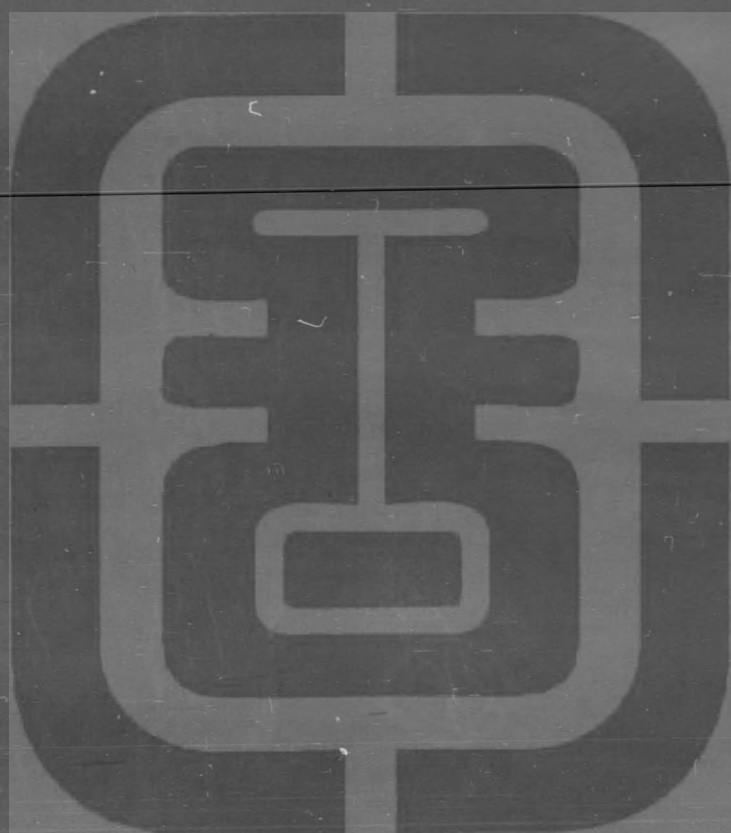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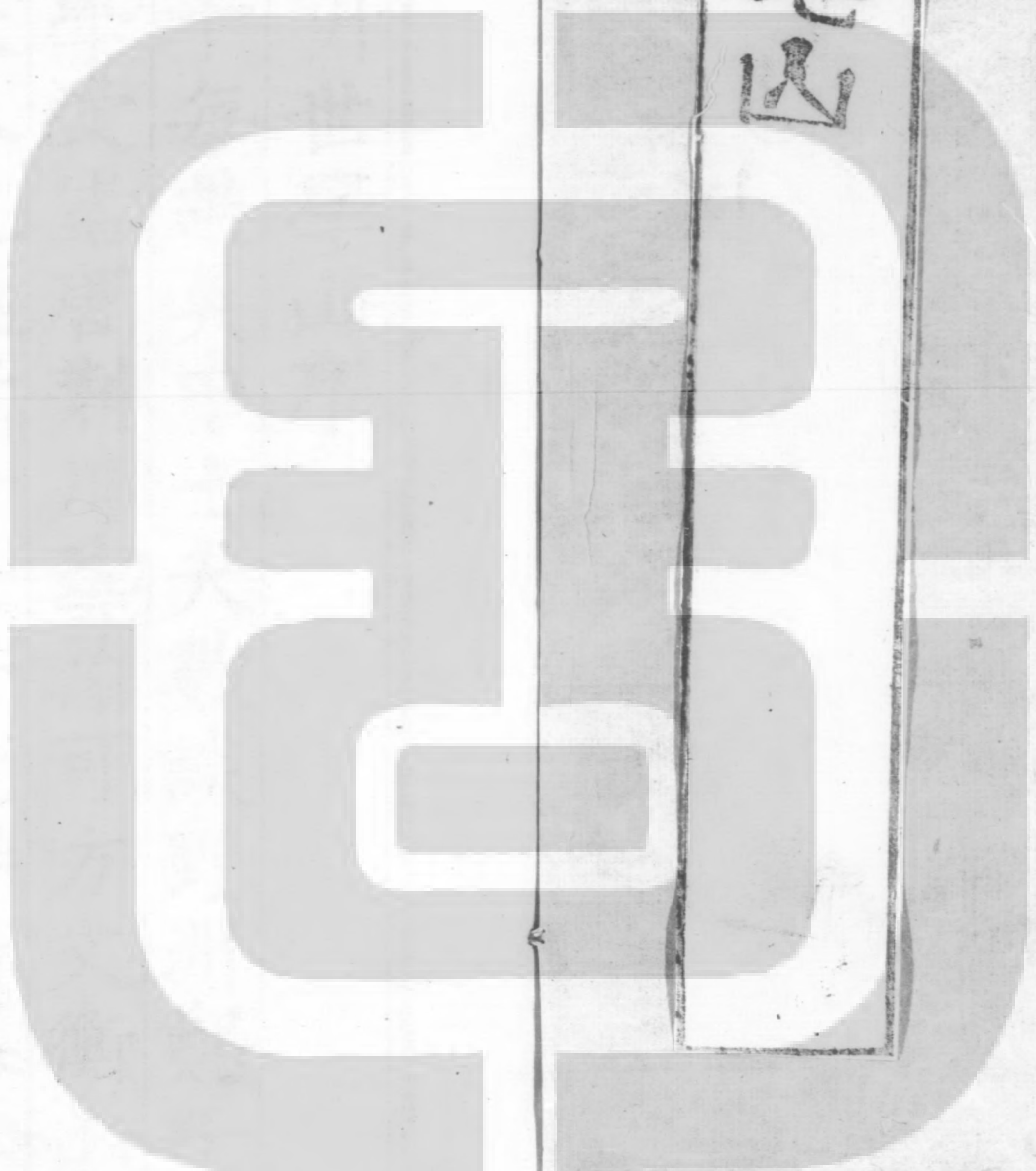


明世學山

金



四庫全書



明世學山序



予每遇吳中士夫數談野洲鄭子之賢文學受諸唐荆川藝翰可方文衡山且究心天人之蘊蓋奇士云近得所纂明世學山閱之既嘆曰盛哉郁乎我明人文之選也是故高而銳者若嶠脊而森者若岡秀而奇者若峯洞而透者若岫絡而屬者若嶧巨而瑣者若巖繁而列者若巋蒼而蔚者若岵肥而重者若岳瘦而狹者若墮

夫山宣也土石之聚也嶽山之
大者也宣也者昭人文之光也聚也者萃人文之會也嶽譬則聖經也山譬則賢傳也學山也者學聖賢也曰明世者皆我明人文之選也野洲鄭子用心勤矣我明人文未艾也此據所得耳聞風而興續之亦未艾也予竊有志焉奈北地鮮書也三復此編付之竚想云

嘉靖甲寅春關中吳雙山人王完撰

明世學山序

道心理也言以聲夫心也心有殊識則言有殊聲六經聖人心聲之精卓乎寬矣厥後百家者言雖不能盡不詭于道而吐露心所獨得庶幾聖人之一支譬之太山聖人登之而小天下者也支之分為徂徠為梁父為雲門環齊魯而山者不知其幾擬之天闕日觀不啻拳石然層岡壘嶂橫青簇黛拱揖左右各擅其勝以成太山之奇

觀未必不于諸山乎資之也是故百家者
言聖人不廢以道亦有在焉爾孔子曰多
聞擇其善而從之夫聖人之能擇固以從
道也而有不自多聞中來邪書之有集蓋
多聞之資也割截句語則斷裂無取剽拾
稗野則訛誕不經蹈襲故常則罔日新益
楮敝木災學者奚補予廼上溯洪武創業
下逮嘉靖中興賢士大夫所論撰歲累手
錄會萃成帙每一展而讀之真如發秦漢

之封磨嶧陽之碑金繩玉簡光輝照目而
草木生文蓋天地古今萬物之理咸備昔
之未始聞而今始得聞者我國家文獻
之盛有如此夫謹鐫模以傳名曰明世
學山志景行也學者埽除茅塞躡級雲根
則翔千仞而覽八極要不難馴致者豈惟
一蕘土已哉若徒騁博炫能則是學山而
不至于山者作之志荒矣原隨所得為編
先後罔次書僅五十種而目列千文來未

方洲雜錄

張寧

日號

思玄庸言

桑悅

月號

青巖叢錄

王禕

盈號

凝齋筆語

王鴻儒

昊號

空同子纂

李夢陽

辰號

傳習則言

王守仁

宿號

甘泉新論

湛若水

列號

后渠庸書

崔銑

張號

陰陽管見

何瑋

寒號

蝟笑偶書

鄭瑗

來號

儼山外纂

陸深

暑號

經世要談

鄭善夫

往號

海樵子

王崇慶

秋號

客問

黃省曾

收號

擬詩外傳

黃省曾

冬號

吳風

黃省曾

藏號

稻品

黃省曾

閏號

芋法

黃省曾

餘號

蠶經

黃省曾

成號

魚經

黃省曾

歲號

藝菊書

黃者曾

律號

冀越通

唐樞

呂號

薛子道論

薛瑄

調號

彙堂摘奇

王佐

陽號

海沂子

王文祿

雲號

廉矩

王

騰號

醫先

王

致號

機警

王

雨號

墓度

王

露號

補衍

王

結號

文脉

王

為號

龍興慈記

王

霜號

求志編

王

金號

文昌旅語

王

生號

與物傳

王

麗號

庭聞述畧

王

水號

禮元剩語

唐樞

玉號

近峯記畧

皇甫庸

出號

冥影契

董穀

崑號

詩談

徐泰

岡號

邊紀畧

宵練匣

劍號

號號

明世學山目録

郁離子微一卷

括蒼劉基伯溫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其數與抑亦以
為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
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
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為田也不
以羊負輓賈子之治車也不以犬驂服知其不可以
集事恐為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
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
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
服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

卷一

郁離子微卷

天虎

近之都那豎為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
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
寒弗燠則周於其四體氣脉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
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
之也遂至於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一
邑不足以為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
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
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
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脈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

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
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損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
遺而視其受病以及於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
孰為身孰為爪甲孰為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
乎弗悖矣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工謀
之請粟曰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飢泣事者弗白而
求賄弗與卒不白於是衆工皆憊恚執斧鑿而坐會
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兩廡既圯次及于其堂乃用
其人之言出粟具饗餼以集工曰惟所欲而與弗靳

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向也吾飢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曰子之饗餼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力致富甲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修權歸下隸賄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取堯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

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止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凶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凶霸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間猶水之冰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道而以責于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靠與郁離子曰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凶矣夫誰與謀之

吾聞宅壞而棟不燒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姑仍之則薨楸之未解者猶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振而摧之將歸咎于葺者弗可當也况葺宅必新其材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醫閭之大木竭矣規矩無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樟枿樗剪為標薪雖有魯般王爾不能輒施其巧而况於無之乎吾何為而不悲也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

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為能得羣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何足道哉郁離子曰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至誠吾不得而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于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

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櫓破颿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嘆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空其敝也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亾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爲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空多而惡者空少矣今天下之

飛者烏鳶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爲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

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于予矣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
 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
 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
 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
 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算窮之天之理聖人
 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息之所可
 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
 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
 勝之甚也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
 沾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
 謁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
 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
 伊尹乎伊尹古之聖人也息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
 則其心媿耻若撻于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
 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今夫子羈
 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為而悲哉且
 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
 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為之求善牧矣今天下之牧

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
 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
 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熊螫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飲之可乎曰
 不可育魚于池而患獺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
 子之王亦未之息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
 司馬發司馬發務盡收以為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
 不足以為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
 患敵寇之未弭也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
 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

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獺哉
 王如不寤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
 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
 於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
 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
 天下由是觀之豈非它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
 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
 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暴不禁亂不誅
 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

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讐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背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寤也悲夫

或問屋廬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為之制然後疆無梗猾無間故令不疚而行井田可復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

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况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獾見之天

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
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脈色
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
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桔于耳目而止非知天
人者矣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厖
厖則散散則濇濇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于一禽
鳥之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為民之靈
而多欲以昏之反禽鳥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
也嗚呼人能一其心何不如之有哉
卷完

華川卮辭一卷

烏傷王禕子竟

千古在前千古在後吾身處其間百年頃刻耳奈何
前承千古後垂千古乎亦曰自致於不朽焉耳矣不
朽之道奈何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王者能富萬民而不能富一夫能安四海而不能安
一戶豈其智弗及而力弗逮哉無私故也
聖人不得已而用刑輔治之具匪刑不懲刑書刑鼎
特以示世之章程是故簡易者制刑之本矜恤者用
刑之情。

聖王之制兵用以靡不若匡不义而已是故有義兵

而無忿兵有應兵而無貪兵
為天下者必先有天下之才而又有天下之器乃足以成天下之功矣才以施之器以容之施之欲無弊容之欲無遺施之周故其業可大容之廣故其德可久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以言難為從感之以德易為化故非大人莫之能古

之大人伊尹周公是已

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天道遠人道邇故君子賢於盡人道人心昧天心顯故君子斬於合天心人可欺也天不可欺天可欺也心不可欺

人有三不祥曰盈曰矜曰爭盈則傾矜則陵爭則刑惟盈故矜惟矜故爭

財者陷身之穿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於斯三者致戒焉災禍其或寡矣

利者害之基福者禍之媒乘除倚伏灼如著龜夫惟

明炳幾先乃能洞其幽燭其微世之饜利溺福入而
不出者有不蹈災而襲危

禍患之臻言行之失召之也故君子之謹言慎行也
視其足嘗若別視其舌嘗若結

山高矣鷹鷲猶以爲卑而增巢其上淵深矣鼉鼈猶
以爲淺而穿穴其下然而卒不免罹於畢弋者何也
有身則有害也惟君子藏其器若虛爵祿莫敢爲之
拘體其道若愚功名莫能爲之驅爵祿者災之隅功
名者禍之輿

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用不用命也有其才無其

時雖以孔子之聖周流天下卒不以少遇而獲試焉
有其時無其命故以唐虞之世而有許由非由之不
見用也其受於天者非所當用也

君子平居若無所事也及涉於患難則智愈明氣愈
平志愈增德愈成道愈凝故曰不遇盤根錯節無足
以別利器

文本於才才命於氣氣帥於志志立於學學以基之
志以成之文不期工而自工矣苟徒驅之以才駕之
以氣則才有時而盡氣有時而衰文能久而不躓乎
學必有師尊信其師說故易爲道師道廢學者始驚

學山 卷一
其私說而道術乖矣斷木爲棋利革爲鞠猶必有師
焉况於學道乎而虛原自弊而妄文始入而不觀乎
道不可以言傳也契之於身悟之於心道之全在我
矣身者道之符心者道之儲彼以口舌爲者竊道之
華棄道之真者也

學在力力則無不至性質之駑駘不與焉騏驥千里
跛鱉亦千里

人之欲爲善也由乎一念之烈而已反而求之克而
致之盜跖有不可爲堯舜者乎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虫不知苦糞蛆不知臭

與生俱化故也人生而性善者也溺於利欲與之俱
化而不自知悲夫

交友之道褻則慢慢則欺嚴則憚憚則離惟敬是持
則情真而愈寔好久而不衰

衆君子之中一小人容焉鮮有不敗其成者蠹蟻化
柱梁蚊蠅走牛羊小人雖寡爲害蓋甚鉅也故國家
之務去小人也如農夫之除稂莠稂莠雖微不得不
除者也

平湖庠士海峯姚應煥助梓

華川危辭一卷完

潛溪邃言一卷

金華宋濂景濂

縣大夫問政宋子曰民病久矣其視之如傷乎曰是聞命矣願言其它宋子曰勿為盜乎曰何謂也曰私民一錢盜也官盜則民愈病矣曰若是其甚乎曰殆有甚焉不稱其任而虛冒既稟者亦盜也

孔子傳易孟子釋詩加數言而其意炳如辭不費也辭之費經之離乎漢儒訓經使人緣經以求義優柔而自得之有見乎爾也近世傳文或累千言學者復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造端者唐之孔冲遠乎

孟子之後言性善者蘇綽一人耳三國之後言推蜀

學山 津海遺書卷一
繼漢者習鑿齒一人耳唐之後言黜周存唐者沈既濟一人耳有識之士不世出也如是夫

古之帝者必有師炎帝師悉諸黃帝師封鉅大填泰山稽顙帝師大彭亮父樛圖帝嚳師赤松子柏招堯師君疇夫五帝大聖人也猶或有師者誠以天下之大未易君也後世乃反此何哉

宋子嘆曰鄴侯萬世之罪人也當始皇焚天下詩書而藏於秦博士者故在也鄴侯乃棄之而取戶口阨塞之圖方與咸陽宮殿一火俱盡悲夫鄴侯固無足責入關將士奚翅數萬而無一人及之豈天欲喪斯

文哉千載之下不得見聖人全經果誰之過歟若鄴侯者萬世之罪人也

呂后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宜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邪古今人表所次管晏左丘明列之第二游夏及曾點父子列之第三數子之高下甚不難知也今乃反之班固其無別之人邪

作史者不為楚義帝立本紀而以項羽當之失為不知統不書呂氏滅秦牛氏易晉而復以嬴司馬言之其失為不知義作史者亦難乎哉

聲韻出於天自然而不可易故燕代之遲重荆楚之
剽疾其方言有不可一律齊者近世解詩者十五國
風皆以一音叶之何邪是必有其故也

勇之於學者大矣人非勇不立勇也者作聖之階梯
也孔子以勇而聖曾子以勇而賢故曾子曰吾嘗聞
大勇於夫子云欲學孔子曾子者其大勇矣乎

人在天地間猶蟻之在磨歟磨之轉西為東回南作
北蟻初不知也天地之運也亦然人曷知乎

渾天但可施之中國中國之外舍周髀勾股不可里
差其至精乎曰洛陽天地之中非歟曰非也以中國

論也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冲
然若虛淵然若全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竟然若
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
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
廬一或觸焉續續乎萃也炎炎乎蕪也莽莽乎馳弗
息也苟不以畏為君而欲轡之勒之檢之桫之苞之
涵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

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
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
則為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
機采采其履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
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絲絲禁禁乃政之分純純謚謚乃政之壹是故聖人
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
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
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
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賢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鳥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
壓焉或償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
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梁藜相茂
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
不能而况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
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鳩者必舍懼害己也麗色藏劍
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
者非道哉

以文徵名名必隳以貨徇身身必亡隳故無成亡因
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徵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
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脩不暇奚事外欲
皦皦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墮
媿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
遂伸兮則榮屈兮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

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驚翔
乎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立
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
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
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
之泠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

學山
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
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
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禽以行自翹者偽是六疾也
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
六疾行五懿方有為於天下

卷完

侯城雜誠一卷

天台正學方孝孺希直

人孰為重身為重身孰為大學為大天命之全天爵
之賢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
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
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恒紀非學
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
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
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
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于心見于事
出而不匱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

至而莫之應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於不善不禁而不能為畏威者禁之而不敢為不敢與不能何啻陵谷養身莫先于飲食養心莫要于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禮樂而棄之尊所賤卑所賚失莫甚焉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已及物而仕樂也適已而棄民耻也與其貴而耻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亾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達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

聖古之治猶陶瓦而聖其成鼎也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為迂孰迂也哉

化于未萌之謂神止于未為之謂明禁于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與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

古禮之亾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為子孫者欲其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頡

學山 後城 額狀循循者善之徒 額額者惡之符

一年之勞為數十年之利 十年之勞為數百年之利 者君子為之 君子之為利 利人 小人之為利 利己 待人而知者 非自得也 待物而賚者 非至賚也 不忤于心 合乎天 足乎己 及乎人 而無容心焉 惟君子哉 君子有四賚 學賚 要慮賚 遠信賚 篤行賚 果好義如飲食 畏利如蛇虺 居官如居家 愛民如愛身 者其惟貞惠公平 釋書而為治 而政無不習也 去位而野處 而色未嘗異也 是以不才自名 而才者莫能及 不以道自任 而君子推焉 世俗之學 豈足以窺

之乎

學術之微 四蠹害之也 文姦言 摭近事 窺伺時勢 趨便投隙 以貴富為志 此謂利祿之蠹 耳剽口銜 詭色淫辭 非聖賢而自立 果敢大言 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 是謂務名之蠹 鉤摭成說 務合上古 毀訾先儒 以謂莫我及也 更為異義 以惑學者 是謂訓詁之蠹 不知道德之旨 雕飾綴緝 以為新奇 鉗齒刺舌 以為簡古 於世無所加益 是謂文辭之蠹 四者交作 而聖人之學 亡矣 必也本諸身 見諸政教 可以成物者 其惟聖人之學乎 去聖道而不循 而惟蠹之歸 甚哉其

學山

後城

黃虎

惑也

為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為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為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為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為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恒分而知恒道。奚由亂。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歛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

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則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為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於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債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木。

學山
不傳新語卷
二
黃
仕之道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
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為者皆徇乎人徇人
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賢而猶賤也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
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
好殺者殃天行也

為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為本以尊祖睦族為先以勉
學脩身為教以樹藝蓄牧為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
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
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
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
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
也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
莞簟也故枕由寢苦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
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
禮而不為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
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
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偽爲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偽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柎乎祖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脩德脩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

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忘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自棄其家也

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賢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富達禍則姜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

學山
佛地經語卷
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
乎外斯庶矣乎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
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
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息其艱利之可取
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
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
而不若商君乎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

已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
死

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國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
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
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為足故
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
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

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尚文國無
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愛其子而不教猶為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為不教
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
難聞善而不懈者為難

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于一家者以好而集也
人誠好善善出於天下皆將為吾用奚必盡出於已
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為不若
任賢之速也

太學生倪元夫助梓

侯城雜誠卷完

黎子雜釋一卷

未齋黎久之大

東西南北客宦遊百粵問其地有草結實如小毬俗
名顛茄服之則心狂顛倒惑亂叫嘯騰舞竟日不能
自止若為鬼物所憑者或恠而問曰人心至妙應物
無迹非若氣之可揉也彼物之為毒以氣亂氣則有
矣胡為能亂人之心哉曰程子有言理即氣也孟子
曰氣壹則動志而岐黃氏論醫亦以客氣通乎心元
觀夫眊眩之法可見然天下治心之藥衆矣若雀之
止妬萱之忘憂昌陽遠志之通靈屈軼獬豸之去邪
蓼苓砂朮之延壽吾未見效而飲鴆嗜酒鮮不醉而

堯者又可見求福之難而取敗之易而惑人心喪人
軀尤有甚於物者聲色是也

河漢之出沒潮汐之消長先儒已有辨論至以嘆日
生光擊石出火比虹蜺雷電亦詳且覈矣然虹蜺或
能盜酒雷霆或能書字何也神迹鬼工可盡誣哉曰
至妙者化工也大而為天地小而為人物微而為鬼
神一氣流通聚散存亡幽顯久近萬不能齊故日能
眩日月能傷耳草能指佞蟲能書葉矧雷霆之與虹
蜺哉

今有人號於人曰吾能煉銅為銀點石為金信乎曰

萬物之生待人而成按理者真悖常則偽以偽亂真
巧詐者能之夫金銀銅鐵均出土石品類甚近也故
硫黃可以乾汞水銀可以化錫德化之水可以煮鐵
為銅以至石膽空青黃白變化吾固未之能試然類
而推之宐有巧為是者

以器聚寶而行子母之錢亦足信乎曰物以氣成氣
以類應故寘夫遂于日中而火出陳方諸於月中而
水生銅山崩而洪鐘自鳴神劍藏而龍光不掩而金
石之品或陰極而飛或逢陽而起磁石可以引針琥
珀可以拾芥雉羽可以候雨鵲尾可以占風膠之可

學山
卷一
雜錄
一
三

學山
以投漆皆明驗也

或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至哉之言也然盈天地間一氣耳必有宰之者矣氣聚則形生心乃氣之靈者也氣散則身死而其靈亦散矣而有不散者焉此所以爲鬼神猶夢寐也蓋方聚之時如水之爲冰既散之際如水之爲水而再生之世如水復爲冰循環往返無有窮既也若靚之記并祐之識環戴文之爲牛牛五之爲犬姑置勿論邇者肝城某甲爲吏被梟其友夢之而生女脊之兩旁有血點相對後靈山有羽人老死鄰煩夢之而

生男頂有白髮數莖可識而人形聲類鳥獸者往往有之豈身異性存之說果有足信而天道好還之意端不可測哉曰天地之氣往者有盡來者無窮非往而來來而往也死者既消而生者不息非死而生生而死也譬之於水生於崑崙而消於歸墟消而復生非由歸墟而還於崑崙也若謂如水之與冰則有冰消而水隨消水生而冰復凝者矣豈千秋萬歲左來右去只是此冰此水之變化哉夫夢時魂未離形固未可與死例論而不散之氣或偶然轉着生氣而再生朱子嘗有其言又謂人有身生猪毛而睡作猪吼

者為稟得猪氣則可推而知矣矧靚之與枯安知其不為李氏之鬼所憑而為犬為牛之說豈覈於書之武成哉夫習佛教者必先欲絕倫理違禮法與一切衆生萬物平等無別而卒至超天地空萬劫不死不生無着自在奈何又可生天為人也邪

或曰鬼神可役吉凶可卜禍福可求乎曰二氣含靈百物皆精變化恍惚倏有形忽有聲者鬼神也神之與人物之與事一氣所關而萬物之生惟神最靈靈至神通此鬼神可役而吉凶可卜也且終歸知往猩猩知來矧人乎故大而呼雷召雨檄風起霧降龍呪

虎凌空馭鶴小而圓光附魄懸箕降筆捕蛇却鼠魘魅誣蠱雖非正道而往往有微驗者間記嘗與于姓者會于客次自言常見騎而逐之者稍近輒無及居京鄰有翁媪者言時有人在其耳內與語而視之不見索之不得又見南城有村氓查氏非能候氣觀星談命說相識緯卜筮推理明數而言人家幽明先後之事甚悉其意蓋可察矣然禍福皆定於天吉凶或召於已雖大智不能逃惟學問之至德行之尊自然先天弗違足以通神明贊化育而異夫彼也

夫神之著者無若雷霆勢足以軒簸海陸氣足以洞

學山 卷一 雜著 四 守新
徹金石功足以震興萬物殛除兇惡而往往肆其怒
於木石而遺夫梟獍之類何歟吁天地之化莫齊也
天地之量莫測也其生不能皆善則於物無所不容
其動未必有心故妙用自不容議宏哉而木石遭擊
梟獍獲免者蓋亦未忍加怒於血氣之類而著其神
力於無知之物猶耀武示刑而弗果於用使之有儆
知戒而已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然爲下民者不
可忽焉

黎近旣放授徒都市有工近體諸詩而欲薰夫舉子
時文者有棄時文舉業而從事于近體諸詩辭者第

宿習旣異所長不倫若楚人之子之於齊語夏乎不
能變而通也因誨之曰經義之破題卽律詩之起句
也承題卽其第二句也小大講卽中二聯也結題卽
末二句也而曰論曰策又非長短歌行與夫一唱而
一和者歟若等試推類以求之何患不能兼通而所
得必有在乎近體詩辭舉子時文之外者矣於是數
子恍然若有所悟曰謨範中有韻者皆文而詩雅頌
中無韻者皆詩之文邪先儒謂李杜以詩爲文韓氏
以文爲詩信矣

客曰漢唐諸儒之文盛矣而學有未精宋元諸儒之

學至矣而文有未工吾將學宋元之學而文漢唐之
文何如予曰子病漢唐之學為未精邪其言禮樂積
德百年而後興者誰也其言道之大原出於天者誰
也其的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傳者又
誰也子病宋元諸儒之文為未工邪其著太極通書
東西二銘者誰也其著易春秋序顏子好學論者誰
也其歷論朱子規矩平韓柳歐曾而律呂於陶謝陳
李者又誰也吾患之不能精其精而精其所不精不
能工其工而工其不必工耳如是而求精且工可乎
黎子卷止
六學生倪元忠助梓

海涵萬象錄一卷 四明南山黃潤玉

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都任
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窩氣寓得理而靈
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
天神而能如人心震怒也

予幼時戲將豬水胞盛半胞水置一大乾泥丸于內
用氣吹滿胞畢見水在胞底泥丸在中其氣運動如
雲是即天地之形狀也此太虛之外必有固氣者
天地間一氣右旋如車輪之轉地如車之軸居轂之
中轂轉遲輪轉疾此天之氣近地者緩漸遠地者漸

海涵萬象錄卷一
虎

急七政行遲者在緩氣中行速者在急氣中也
右字疑左誤
星必日暮而見故月令中星候於昏也

星土猶地有金木水火土之形則天有金木水火土之星象此制始於周末蓋天象圓轉不常難比地形一定之說故星或在東而土在西星或南而土在北不必直臨其地在古必有其法而今亡矣論星土者何汨一定之見乎

班固陳卓費直蔡邕皇甫謐一行六家各有分星之譜惟唐一行之說詳密

雪凝為六出冰消時六出霜結成六出皆陰數也

雷皆氣也在天成形入地則化石吾嘗轉所得雷石左轉則跳躍有聲右轉則滑旋無聲

人之面備耳目鼻口舌猶天之五行也腹備肝肺脾腎心猶地之五行也耳鼻縱而孔竅凹靜而陰也目

口橫而睛舌凸動而陽也腎屬耳肺屬鼻反動而為陽肝屬目脾屬口反靜而為陰心舌居動靜之間而

心聲形於舌舌音發于心是心舌者又一身之主也然頂圓而頰方天地定位也鼻岳聳而口淵深山澤

通氣也眼外耀而舌下津水火不相射也喉出響而耳收聲雷風相薄皆與天地造化相肖也

耳收聲雷風相薄皆與天地造化相肖也

示為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又曰金陵據江之要會揚之可都者惟此地

幽州易水以西皆冀州境也今西安府是冀州帶太原府若并州是大同府地

人身中二氣氤氳而成精液其心神莫知其然猶天地間二氣氤氳而降雨露在天神亦莫知其然

陳北溪云樂以祀神禮以祀鬼此言非也樂記論聖人制作禮樂合於陰陽鬼神蓋謂禮之和即為樂樂

之節即為禮鬼之伸即為神神之屈即為鬼禮樂是政之張弛鬼神是氣之往來推而言之在人當和不

和當節不節則違禮樂當屈不不屈伸不伸則違禮神可不慎乎故易曰知進退存亡得喪者其惟聖人乎

氣至而伸者曰神反而歸者曰鬼事行而和者曰樂成而序者曰禮有氣則有鬼神有事則有禮樂陰陽之在天人也徒見其寒暑男女殊不知明而在人則禮陰樂陽幽而在天則鬼陰神陽此禮樂鬼神天人

之妙用也
鬼神無形聲漢武帝見李夫人之事只是道士弄恠燭理明則鬼恠之事亦明鬼神有與無在人體認難

學山
每為高景錄
三
百虎

說

凡人有生精氣神三者而已。天氣周于一身。而心窩之氣獨虛。精聚于五臟。而心窩之精獨秀。神發于七竅。而心窩之神獨靈。蓋所謂心乃神明之舍也。然孟子所謂操存舍亡者。神之所為也。神之出入。其妙無方。要必敬以存之。則不放矣。

人身即小天地也。人之氣即天地之氣。人之五臟六腑十二絡。猶五岳四鎮十二州。人之七竅。猶天之七曜。凡人之臟腑十二絡。有病則面色因之而變。常猶岳鎮十二州。有災則天象隨之而變。異惟心臟之病。

面色易形。故以養心為要。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程張所謂心皆指其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理為性。理從氣發為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

仁如黃鍾律。義如尺。必方直。禮如衡。均平。智如鏡。圓明。尺制長短。衡權輕重。鑑照妍媸。三者皆準於律信。則四者無偽也。

禦邊之法。擇將分守地方。用其邊民為兵。置屯田以養寇。來則拒寇。去不追。莫容貢附。

北狄宐以術驅計。當多置城堡于要害。時其可勁。清野以待。去則勿追。

學山
古今要務在乎屯戍不分兵農則戶口繁河海並漕則倉廩實內外廉察則風俗美

人家中饋必煩女親之勿使僮僕爨薪

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吾夫子專主易而云爾故說卦傳天地定位等句先天之學伏羲則河圖之卦位也帝出乎震等句後天之學文王則洛書之卦位也觀戴九履一是坎離之位餘位皆然無孔子無以知堯舜之心

孔子之言如天孟子之言如地

大學之道問學之宋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

七篇擴克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

老子之語變化荀子之言支離

莊子逍遙一篇安於所寓也

文中子判心跡之言恐集者誤也

孫子十三篇空分經權為之綱也用之必敗去之以上謂之經以下十三言謂之權

陰符經一書乃方外士脩煉法三百言內有神仙抱一之道有富國安民之法有強兵勝戰之術故上者知之脩煉謂之聖人中者君子用之固窮下者小人得之輕命其語棒棒見血必商周時人所作讀者試

學山
詳之

變化二字其義異吾幼時見蜈蚣變蟋蟀及其變盡了方是化故曰化生

娶妻生子而出家釋迦之教門也臣周友孔而出關老聃之行徑也孰謂釋老滅絕父子君臣夫婦之倫乎

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慾腎水自足人類正生本乎天也植物倒生本乎地也動物橫生清濁之氣溷也
武原近岡吳東儒助梓

白沙語要一卷

新會陳獻章公甫

人爭一箇覺纔覺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能以四大形骸為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戚哉

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屈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吾志其行乎

學山

卷一

一

共虎

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
死與草木一耳

有蔽則暗無蔽則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
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
獸不遠矣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
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
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
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
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
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其晦也不久則
其光也不大其詘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
有然者矣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爲己
今之學者爲人學爲己者其仕也爲人學爲人者其
仕也爲己斷不疑矣

學賢知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疑者覺悟之機
也讀書非難悟作者意執其機用之不泥爲難也

人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覺重日與逐逐者伍耶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澈必不能有見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邪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

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子虛長楊飾巧誇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

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為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

貪官污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輩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

以一念好生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

旁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道以壽國家之

命脉

法不貸於豪右惠可及乎瑩發

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于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

顏子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奔軼絕塵而回則矐乎其後性靜者可以爲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

易六十四卦辭吉凶相錯獨謙爲全吉孔子贊之曰

謙尊而光孟子稱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三代以前師傅一尊而王業盛畎畝既出而世道亨

動於此應於彼默而觀之一生生之機代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無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虫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仁人心也克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克之不足以保妻子可不思乎

學者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勿以見聞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

靈臺洞虛一塵不染浮華盡剝真實乃見鼓瑟鳴琴
一回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人具七尺
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賢

唐狄梁公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
祚事載簡冊昭昭如日星可謂有大功于唐矣賢者
識其心自白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

余曩讀蘇子瞻剛記想見其人青天白日其立於朝
也如千仞之壁可望而不可即

語要卷完

